

库玉祥 著

群众出版社

值班警察遭枪杀

身负重案的在押人员被劫逃

提供破案线索的死刑犯不明不白地死去

代人受过的监管警察含冤自杀……

险象 环生

一部着墨看守所生活的“浮世绘”
诠释警察血泪人生的上乘之作



险象环生

群众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6
第五章.....	45
第六章.....	61
第七章.....	68
第八章.....	78
第九章.....	90
第十章.....	104
第十一章.....	117
第十二章.....	139
第十三章.....	158
第十四章.....	174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六章.....	206
第十七章.....	225
第十八章.....	259
第十九章.....	280
第二十章.....	302
尾声.....	321

第一章

1

黎明的光亮已悄然爬上了窗棂，天空呈现出灰蓝色。杨爽在监区里巡视着，他每路过一个监室，都通过窗户向里边观察一遍。

“杨管教！杨管教！”14 监室的打饭窗口，有个在押人员在叫着杨爽。

在押人员的面孔堵满了整个窗孔，他的左腮有一疤痕，大而圆的眼睛透着阴森和冷酷，这阴森和冷酷使他的面孔就定格在这单一的表情上，这表情让人难以琢磨，使人觉得他即使出现别的表情，也是做作的。

“霍英国，你有事？”杨爽走到 14 监室前，对着窗口的面孔问。

“我有事要跟你说，你提我一下。”

“是现在监室里的事吗？”

“不是。”

“那等上班后,有什么事你跟你的主管民警说吧。”杨爽扔下这句话,离开了14号监室的窗口。

“今天是星期六,我们主管民警得下星期一上班,到那时就晚了。”霍英国提高了些嗓门,说得有些急切。

杨爽没做声,径直走了。

对于霍英国,杨爽是很了解的,因为霍英国的案件就是杨爽办的。一年前,杨爽在城西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工作。杨爽一天晚上加完班,在10点多钟往家返的途中,走到西立交桥时,“救命啊!救命啊!”一个男人发出的两声极度恐惧和绝望的喊声猛地响在耳际。这喊声如疾风,一下吹透了杨爽的衣衫,使他身体的汗毛孔全都舒张了起来,心仿佛到了嗓子眼。但顷刻间他就把内心所产生的恐惧压制了下来,他凝视着发出喊声的地方,只见距自己五六米远的地方,一个穿黑色风衣的高大歹徒手持利刃,正用力刺向一男子的前身,那被害男子喊完两声后,哑声瘫躺在桥拱处,歹徒抢下了被害男子手中的一个皮包。在昏暗的路灯下,只见被害男子敞怀西装所露的白衬衫上满是血渍。

“把刀放下,我是警察。”杨爽对歹徒喝令说。

杨爽的话歹徒没听见一般,他冲杨爽而来,杨爽忙掏枪,把枪平端起时,歹徒已近眼前,并挥刀向杨爽刺来。面对嚣张的歹徒,杨爽的枪对着歹徒的脸,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打死他。

“砰!”枪响了,歹徒倒下。

歹徒就是霍英国,霍英国将男子捅成重伤,抢得内装3万余元钱的皮包。杨爽的枪没有把霍英国打死,子弹只是射入了口腔内,又从左腮贯通而出。

霍英国犯抢劫罪被判处死刑。

霍英国被关进看守所后,犹如关在笼子里的困兽,狂躁、凶狠,他常因琐事与其他在押人员厮打在一起。乍开始,他触犯众

拿着询问笔录，走出了监区。

2

看守所院落前面的三层楼房，是东河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的机关。

作为监管支队支队长的柯志伟，早晨刚洗漱完，有些心烦地坐在办公桌前的靠椅上，双手摆弄着一支钢笔。就在三天前，第一看守所的民警段刚在押送在押人员去公安医院住院返回的途中，遇见一司机酒后驾着东风车刮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姑娘，姑娘的男友与开车的司机理论，没承想，司机驾驶室里下来了包括司机在内的三个男子，对姑娘的男友一顿暴打。段刚看不过去，上前制止，司机不听制止，还把摇把子拎下来，要砸段刚的脑袋，段刚开枪，将司机打成重伤。本来这是个情况明朗，责任清楚的事情，现在变得复杂了；复杂的因由是被刮倒的姑娘和被打的男子，一见警察开枪把司机打倒，便立马消失了。而今司机住在医院，家属告到市政法委，一切成了段刚的不是。

柯志伟心烦的是，如果段刚的事理不清，属下的枪支出了问题，他是要负领导责任的。因此，他心里不知多少次暗骂段刚：你他妈的管哪门子闲事。这句暗骂的话，他又不能明说，从一个警察的角度讲，段刚的所为是无可非议的。可从个人的利益角度讲，在官场的道路上，柯志伟熬了三十余年，如今五十三岁了，才靠上了个副处级，他深感官场的不易……

柯志伟正琢磨事时，虚掩的门被人敲了两下。柯志伟说了句：“请进。”

杨爽走了进来。他把询问笔录放在柯志伟的办公桌上说：“柯支队，在押人员霍英国检举了个案件，这案件很大，这是

材料。”

“你跟你们冯所长说了吗？”柯志伟没有看材料的意思，似乎杨爽进来打搅了他。

“这个线索是刚上来的，冯所长昨晚没值班，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我看你值班，就过来向你请示，因为案犯吕龙在公安医院住院，随时都有脱逃的可能。”

“这么严重？”听了杨爽的话，柯志伟把材料往跟前拽了拽，看了起来。

看完材料，柯志伟抬起头说：“这是十多年前的案件。等星期一，你把这材料转给刑警支队，而后我再跟主管局长丁兆柱汇报一下。”

“柯支队，我现在就跟刑警支队联系吧。”

“你去联系一下也可以。”今天是双休日，除了值班的，人们都休息，柯志伟不愿跟刑警支队说案件的事，既然杨爽提出要联系，柯志伟不好说别的，也就随着他了。

3

公安医院位于市中心的民政路上，是个坐北朝南的四层建筑。这所医院是公安局与一家兵工企业合办的。看守所每天都派出一名值班民警，在两名保安的协助下，看管着因病住院的在押人员。

虽说是上午8点了，可处在四楼西北角的监管病房仍是那么的安静，这地方少有人来，何况这天又是星期六。吕龙闭着双眼静卧着，他的右脚与床头间连着副脚镣子，但这脚镣子此时是虚设的，吕龙在半夜时，就已把脚镣锁脚的这一端锁头，用床上挂绷簧的铁钩插开了。他把昨天来医院时穿的拖鞋踢到了对面

在押人员的床前，又把对面在押人员床前的布鞋弄到自己的跟前。吕龙已做好了脱逃前的准备，他就等外面的接应了，这种等待使吕龙很是紧张。

走廊里的一道铁栅栏把监管病房与外界隔开，值班民警时春生坐在铁栅栏里的一张桌子前，看着本杂志。另两个值班保安在值班室里睡觉，还没起床。

在空寂的走廊里，墙上石英钟“滴答”声响很是清脆，不知怎么，时春生听着石英钟的声响忽然心躁了起来。8点钟是接班的时间，时春生见没人来接班，他抬头看了眼墙上石英钟，便无心看杂志，在门前踱着步。

打扫卫生的老张头儿左手拿着笤帚，右手拎着撮子，慢悠悠向监管病房走来。时春生见到老张头儿，打开了铁栅栏上的门锁。老张头刚走到洞开的门前，突然间，在距门前5米远的厕所里蹿出三个人来，其中跑在前面的一人把老张头儿推倒在地，把铁门用身体卡住，使铁门难以关上。时春生一愣神间，“砰”的一声闷响，一支猎枪顶着时春生的胸部开了火，时春生向后仰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胸前一个黑乎乎的大洞在喷着血，这血顷刻间浸染了时春生身上的警服。

“愣着干什么？快跑。”吕龙已出了监管病房，他对接应他的人喊道。

那三人的视线从时春生的身上移开，随着吕龙的喊声，一同向楼梯口奔去。

杨爽站在公安医院的门口，注视着道路上来往的车辆。二十分钟前，他给刑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旭建打了电话，赵旭建让他8点钟在公安医院门口等他。

吕龙等四人从医院的门里急忙地冲了出来，把站在医院门口的杨爽撞了个趔趄。

杨爽站稳身，见到了四人的背影，他注意到了吕龙头上的白绷带，一辆夏利出租车已经停在那几人的面前。

“吕龙、头伤、白绷带、脱逃”几个词语即刻呈现在杨爽的脑海里。

“站住！”杨爽大声呼喊，朝四人冲去。

夏利出租车里已坐上了三人，后边一穿黑衬衫的举枪向杨爽开了一枪。

杨爽的左臂犹如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他左转半圈跌坐在地上，血顺着左上臂的伤口汩汩地流出。

夏利出租车疾驰而去。

赵旭建拎枪冲了过来，对坐在地上的杨爽急切地问：“咋的了？咋的了……”

第二章

1

杨爽带伤出席了东河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召开了案情通报会。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杨爽巡视了一下，见除了监管支队领导外，还有主管刑侦和监管的丁兆柱副局长，刑警支队的人、市检察院监所检查科的人。

杨爽在靠门口的椅子上刚坐下，丁兆柱问：“杨爽，胳膊没事吧？”

“不要紧的丁局长，我的胳膊只是皮肉伤，没伤到骨头。”杨爽欠了下身说。

“本不想打扰你了，让你在家养伤，可今天这会你还必须来。”丁兆柱说完这话，转了话题，对身边的刑警支队长李文彬说，“你把‘9·28’的案件和这几天的工作情况说一下。”

李文彬说：“9月28日上午8时许，公安医院发生一起严重的暴力案件，三名持枪歹徒营救出了在押人员吕龙，在营救时枪

杀了值班民警时春生,在撤离时,又将前去与刑警支队侦查员搞审讯的监管支队民警杨爽击伤。案件发生后,丁局长带领刑警支队的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根据丁局长的指示,对案件的侦破工作分三步展开,一是对现场的勘查和走访当时在公安医院的医护人员及就诊的人员。二是封锁全市进出城的路口,以防案犯外逃。三是对吕龙有可能落脚的地点进行搜捕。经过四天的工作,案犯虽没有被缉拿归案,但案件还是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杨爽所反映的在监室里得到的情况,以及这几天的工作证实,吕龙、还有营救他的几名案犯是一伙集盗窃、抢劫、杀人的犯罪团伙,在吕龙的家中搜出了1992年2月份第四毛呢厂丢失的‘五六’式冲锋枪,枪里没有子弹。从霍英国的材料反映出,1993年4月3日下午2时许,吕龙和霍英国在城西区抢劫河西储蓄所,因营业员按响了警报器,两人向储蓄所里开了一枪,后经弹壳检验,两人所用的枪支正是第四毛呢厂丢失的。再一个就是经我们与林海市公安局联系,得知与我市相距不远的林海市发生的抢劫金店的案件也是吕龙团伙所为。去年,林海市德胜金店被抢,案犯打死了两名营业员,抢劫了价值30余万元的金银饰品,抢劫金店案犯所使用的枪支,经弹壳检验,也是第四毛呢厂丢失的‘五六’式冲锋枪。”

李文彬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案犯在公安医院营救吕龙时用了两支枪,击中时春生的子弹是河南一家军工厂生产的鹰牌五连发猎枪所击发的,这家军工厂生产的这种枪有上万支,散布社会面较广,难以查清枪的来源。击中杨爽的是支‘六四’式手枪所击发出的子弹,案犯使用的这支手枪是前城西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左同英丢的。枪丢失的过程是,去年夏天时,左同英把枪放进包里,去饭店就餐时,包被人拎走,枪也就同时丢了。”

晚饭刚开时，霍英国刚咬了口发糕，提审员申德林打开了监室门说：“霍英国提审。”

霍英国对站在门口的申德林说：“是不是省高级人民法院来对我的死刑复核来了。”

申德林没回答霍英国的话。

霍英国见申德林没吱声，便认为自己的推测是对的，心往下一沉。

“高法复核完，该没几天活头了。”霍英国出了监室门，自言自语地说。

申德林把霍英国领到了提审室。

提审室里坐着三人，其中一个杨爽，另两个人霍英国不认识。

杨爽指着身边的两人介绍说：“这是刑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旭建。这是一大队的侦查员李悦。今天刑警支队的人提你，就是关于你检举的吕龙案件的事，你要如实回答。”

霍英国嗯了一声。

杨爽侧过身来对赵旭建说：“你们先问着，我出去一下。”

经过霍英国的身边，杨爽拍了拍霍英国的肩膀，示意霍英国坐在讯问椅上。

半小时过后，赵旭建和李悦出了提审室。赵旭建对站在门外抽烟的杨爽说：“我们问完了，待会儿你把人领回去吧。”

“霍英国说出新的东西没有？”杨爽问。

“他没说出新的东西来。”赵旭建拉着装材料皮夹上的拉锁说。

杨爽进了提审室，霍英国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吕龙在公安医院已经跑了？”

“刑警支队的人跟你说的？”

“他们没说,但他们把吕龙的接触关系和有可能落脚的地方问得很详细,吕龙的接触关系我都跟你说清楚了,若吕龙不跑的话,不可能刑警支队的人再来问我这些。”

霍英国看见杨爽因热脱掉外衣,露出了绑在胳膊上的纱布。
“杨管教,你胳膊上的伤是不是吕龙跑时弄的?”

“我胳膊上的伤倒无所谓,你们的主管民警时春生,被吕龙的同伙杀害了。”杨爽觉得有必要让霍英国知道“9·28”案件的真相。

“什么时候的事?”霍英国满脸的惊讶。

“就在你给我反映线索的那天上午。”

“哎呀呀!我说时管教这些日子怎么没来,他怎么会死?他可是个好人哪!”霍英国仰脸望了会儿天棚,猛地坐正了身子问杨爽,“吕龙抓不着,案件破不了,我反映的线索是不是废了?”

“你反映的案件线索,按理说现在属于破了,在吕龙家里搜出了第四毛呢厂丢失的那把‘五六’式冲锋枪,经弹痕检验证明和证人对吕龙照片的辨认,证实吕龙一伙在林海市抢劫金店时,用这把冲锋枪打死了两名营业员。”

“那么现在能不能给我出具有立功表现的证明?”

“现在不行,因吕龙还没有缉拿归案。”

“现在开不出我有立功表现的证明,省高法这几天就会来复核我的死刑,复核完了,在今年年末,很可能就把我拉出去毙了。”霍英国把自己最担心的事说了出来。

霍英国的话,杨爽还没考虑到,这给他出了个难题,作为监管民警,应当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在押人员负责,可吕龙的案件短时间内又难以了结,该怎么办呢?

杨爽思虑片刻,说:“你说的事,过后我跟所领导商量下,鉴

小狗子回过身接过烟：“谢了，卢哥，往后有什么事尽管吱声。”

坐在霍英国旁边的何伟，低头小声对霍英国说：“霍哥，你不知道卢哥吧？他家买卖大，宾馆就有两个，还有大型洗浴中心什么的。”

“你怎么了解他？”

“这你就知道了，我小姨子就在他家开的明珠宾馆当会计，我去过明珠宾馆找过我小姨子，那次我见他和他哥正陪市领导喝酒呢。”

“看来你对你小姨子还没忘啊。”霍英国抿下嘴，笑了一声说。

“哟，这不是话赶话说卢春江吗。”霍英国的话说在了何伟的痛处，何伟说完这句话，低下了头。

何伟是强奸犯罪的在押人员，他与妻子一同和岳母、小姨子生活。不知怎的，结婚两三年，他跟小姨子扯，他跟小姨子没扯好，他在钱上没有满足好小姨子，让小姨子给告了。

何伟这个龌龊的男人，遇上了个不正经的人家，就闹出了这幕丑剧。

何伟进了监室后，别人鄙视他，常欺侮他，戏谑地称他：全家一根棍。霍英国和何伟曾是同学，霍英国罩着何伟，何伟的日子才好些。霍英国霸道时，何伟曾侍候过槽（受人指使、打杂的）。

何伟的案件因证据不足，已有一年多没提审了。

“这铺头上是谁的行李？挪了。”卢春江对着码铺的在押人员喊。

霍英国下了铺，说：“那行李是我的，你不会把你的行李放旁边，为什么让我挪？”

卢春江曾在第二看守所押过，批捕后转到第一看守所。或许卢春江颐指气使惯了，他对霍英国的拒绝有些意外。“哟，你敢不听挑头的话。”卢春江看样子有些怒气，但他双眼仍眯缝着，让人看不出来他不满的表情。

霍英国曾霸道过，那是他以生命为赌注的霸道，现在他的死刑判决将会有转机，他暗淡的生命已经出现了些许曙光，他珍惜这一切，他不愿再跟别人一般见识。霍英国没做声，慢慢地哈腰去抱自己的行李。

“你他妈的快点。”卢春江对霍英国的慢劲不耐烦了，他骂完这句话，照霍英国的腰就踹了一脚，霍英国倒在了铺板上。

霍英国忽地站起，他想抬脚踢卢春江，可双脚被脚镣束缚，他挥拳猛击卢春江的脸，卢春江惨叫着，双手捂住了脸，鼻血顺着手指缝淌出。

霍英国和卢春江相互间虽没打几下，但霍英国戴的脚镣接触铺板时发出的“扑通”声，很快引来了坐在隔壁办公室里的金洪胜，金洪胜出现在窗口时，卢春江向窗口走去。

金洪胜见到卢春江脸上的血，愤愤地问：“谁打的？推打的？”

卢春江指了指霍英国。

金洪胜打开监室门，右手拎了根白尼龙管，他不问情由，指着霍英国说：“我让你尝尝小白龙的厉害。”

金洪胜抡圆了白尼龙管，照着霍英国抽了过去。霍英国忍了忍，可尼龙管落在身上的强烈疼楚和心中的不满，终于使他伸手一把抓住尼龙管。

“金管教，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霍英国有些哀求地对金洪胜说。

“你啥人我还不知道，我还听你解释，解释个屁，你松手。”

个人在前面迎咱们呢。”

柯志伟这才注意到，车前方十余米处站着几个人，他们在向本田车招手。

“柯支队，这是大丰实业有限公司的卢春海董事长。”下了车，高臣手指着一个身材魁梧，面色红润，梳着背头的四十多岁的男子向柯志伟介绍说。

“久仰，久仰，柯支队，诚挚地欢迎您。”卢春海满脸堆笑，握住柯志伟的手说。

还没等高臣把金洪胜介绍给卢春海时，金洪胜就把手伸向了卢春海。高臣忙说：“这是我们第一看守所的金管教。”说完这句话，他又把脸凑到卢春海的耳边轻声说，“卢春江就在他主管的监室里。”

“哦，金管教，幸会，幸会，往后肯定少不了麻烦你。”卢春海握了下金洪胜的手说。

“全勇，去，把我那几把好鱼竿拿来，让柯支队他们好好钓。”卢春海对旁边的一个穿黑西服的服务生说。

波光粼粼的宽阔水面上，十余把钓鱼的海竿一字排开，在鱼竿后，柯志伟三人忙活地搓弄着鱼饵。

柯志伟往一个鱼饵上套完皮套，愉悦地说：“钓了十多年鱼，还头一次在这么大的鱼池里钓鱼，而且就咱们三人，肃静啊。”

高臣说：“卢总是把这最大的池子留给了咱们，其他来钓鱼的都在外围的小池子里。”

柯志伟听了高臣的话，往别处看了看，见西边几个小池子里，的确有不少人在钓鱼。

“柯支队，别往别的地方望，看你的鱼上钩了。”高臣见柯志伟跟前鱼竿上的鱼漂在水里稍一沉，边忙帮他提竿。

柯志伟跟前鱼竿上的鱼刚露出水面，高臣前面水里的鱼漂也沉了下去，他又忙提自己的鱼竿。“这的鱼挺多，还挺大。”高臣摘着鱼钩上的鱼说。

不到一上午的时间，三人已钓了 100 多斤鱼。刚近中午，全勇叫他们去吃饭。

柯志伟三人走进餐厅，卢春海给他们倒着茶说：“柯支队，钓得还尽兴吧。”

柯志伟说：“钓得尽兴，一上午还钓了不少呢。对了，给厨师送几条，好炖着吃。”

卢春海笑着说：“柯支队，别逗了，你们钓的都是真鱼，应该拿回家去吃，在我这儿，咱今天吃吃假（甲）鱼吧。”

不一会儿的工夫儿，餐厅中央的餐桌上摆上了炖着甲鱼和眼镜蛇的石锅。

柯志伟三人被让到桌中间，卢春海与另外几人也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卢春海很有些酒量，他连续跟柯志伟三人每人干了一杯白酒。一杯白酒下肚，金洪胜脸通红，他感觉到自己有些多了。

谈话间，卢春海问了句：“金管教，我弟弟在你那儿怎么样？”

“那，那没的说，有你卢总经理在，我能关照不好吗？你弟弟刚来那天，有个姓霍的小子起刺，让我用尼龙管好顿给抽……”

“咳，咳。”高臣咳嗽了两声，瞪了金洪胜一眼。

金洪胜看了高臣的眼神，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些不合时宜。

卢春海忙打岔说：“柯支队，喝完了酒，咱们搓几圈。”

高臣持欢迎态度说：“我看行。”